

畸人十篇 下

畸人十篇序

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。所歷沉沙狂飈。與夫啖人略人之國。不知幾許。而不菑不害。孜孜求友。酬應頗繁。一介不取。又不致乏絕。始不肖以爲異人也。覩其不婚不宦。寡言飭行。日惟是潛心修德。以昭事乎上主。以爲是獨行人也。復徐叩之。其持議崇正。闢邪。居恒手不釋卷。經目能逆順。誦精及性命。博及象緯。與地旁。及句股算術。有中國儒先。累世發明未晰者。而悉倒囊究數。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。

術之人。迄今近十年。而所習之益深。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。消融都淨。而所修和天和人。和己之德。純粹益精。意期善世。而行絕畛畦。語無擊排。不知者莫測其倪。而知者相悅以解。間商以事。往往如其言。則當。不如其言。則悔。而後識其爲至人也。至人侔於天。不異於人。乃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。與天主實義相近。以行於世。顧自命曰畸人。其言關切人道。大約澹泊以明志。行德以俟命。謹言苦志。以禔身。絕欲廣愛。以通乎天載。雖強半先聖賢所已言。而警

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醒。貪者廉。傲者謙。妒者仁。悍者
悌。至於常念死候。引善防惡。以祈佑於天主。一唱三歎。尤
爲砭世至論。何畸之與。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。且不
能以遲速料也。上主之臨汝。而不可貳也。獲罪於天。莫之
禱也。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主也。童而習之。智愚共識。然而
迷謬本原。怠忽祗事。年富力強。而無志迅奮。鐘鳴漏盡。而
尙諱改圖者。眾也。非譚玄以罔生。卽佞佛爲超死。死可超。
生可罔。世有是哉。人心之病愈劇。而救心之藥。不得不瞑。

眩。眩。適於德。猶是膏梁之適於口也。有知十篇之於德
適也。不畸也耶。

萬曆戊申歲。日在箕虎。林李之藻。盥手謹序。

畸人十篇序

利先生者。出自西國。來遊中華。余從郡伯翁公。得其書。寓目焉。作而歎曰。此固一新至是乎。其所載之道。曰。自責。自省。利行爲祥。要以薰惡而迪善。乃其言不爲吾儒。併不爲柱下。漆園。竺乾氏。而獨揭天主之教。以爲之宗。古未之前聞也。至若篇中。譚生死之際。出世之法。旁引博喻。其事種種。創獲而其旨。附會合離。宛轉關生。無所不入。使人煩讀之。而清怒。讀之而愉。昏倦欲眠。讀之而醒。俗念忽消。道念

潛滋嗚呼。寧獨其言之新奇若是哉。抑儒之變而爲柱下
漆園也。柱下漆園之變而爲竺乾氏也。雖大旨歸於薰惡
迪善。而其說由實入虛。由近入遠。漸墮乎恍惚沆洋。不可
端倪之域。故賢者借之以融其執滯。不肖者亦借之以濟
其跳匿。蓋利害各得半焉。若茲篇者。根極彝則。勅勅懋繩。
檢約。遠傳近課。虛徵實不可得。而影響模稜。以閃寄於善
惡之間。此吾儒之藩園。百世利而無害者也。今朝廷方
統一聖。其矯易邪慝。諸有以二氏之宗標幟。啟疆者。輒從

司敗是編揆諸功令政自合符豈可廢而不存哉

曰者曰責無為為元

一張

曰惡之者在身之後

五張

女詞未來自楚詩內

二十九張

曰而食者苦於食

三十六張

喻人十篇卷下目錄

自省自責無爲爲尤

一張

善惡之報在身之後

五張

妄詢未來自速身凶

二十九張

富而貧吝苦於貧寘

三十六張

重刻畸人十篇卷下

泰西利瑪竇述

自省自責。無爲爲尤。第七

吳大叅。昔於白下。問余曰。貴教坐功否。余曰。吾輩爲功。與俗功異焉。吾所圖者。蓋在神魂。不在形身。吳子曰。旣神則無有衰老。自得常生。何以功爲。余曰。夫人體貌屬形。至壯至老。日漸衰減。智志屬神。至壯至老。反更强確。足徵神不可殺。不能死滅矣。吾因其常生。謀其常善。永安無虞也。常

生而苦辛。毋乃常死乎。與其常死。寧速死乎。此功所爲用耳。吳子曰。善然則功在行。不在坐。與。余曰。坐。坐而默。繹之以擇。以定。以誠。以篤。用果其行也。且行有二等。有出於身外。有留於神內。留於神之行。重矣。而神之行。於坐時。固可行焉。吳子問善神之肇端。初功。余曰。夫初功者。每朝時。目與心偕。仰天。顙謝上主。生我養我。至教誨我。無量恩德。次祈今日。祐我必踐三誓。毋妄念。毋妄言。毋妄行。至夕。又俯身投地。嚴自察省。本日刻刻處處。所思所談。及所動作。有

妄與否。否卽歸功上主。叩謝恩祐。誓期將來繼續無己。若有差爽。卽自痛悔。而據重輕自行責罰。祈禱上主。慈恕宥赦也。誓期將來必改必絕。每日每夜。以此爲常。誠用是功。自爲己師。自爲己判。日復一日。無奈過端消耗矣。吳子曰。功哉功哉。自爲己証。則過不及辭。况文罪與。白爲己判。則不欲欺己。豈待外人諫責焉。先治內心。次攻其表。於言於行。則功得序。得全得實。愈如靈藥。必效不誤也。夫百人百罰。不如獨責。君子慚懼已知。甚於人知之。所謂自知則萬

証矣。殊乎小人。惟念人知。是愧是憚耳。其於行也。不圖善。惟圖隱矣。縱可欺人。使之矇曰。是也是也。而夫心之良。隱。隱心聞。若或警呼曰。非矣非矣。孰能強暗而已之乎。則莫如當夜時。晝事已畢。燈已滅。追求檢察一日之事。何如。且詔己令詳審責問。今日嘗治心之何病。禁止何欲。洗滌何汚。改變何醜行。今日移幾步於德域也。夫身今日善於昨乎。否也。茲功行。則怒心可滅。可除。惰心可振。可翌。慾心可懲。可化矣。且既自知自省。又日日常追。至天理臺前。從公。

審判。卽此諸種。妄念不敢發也。自貶自褒之後。固可盡夜安卧。無慮焉。第此功也。精矣美矣。得至無過。便已聖人。何謂初功耶。余曰。去聖人猶遠矣。是者初功。又有初之初。中末三也。蓋凡未行道而立志行之。其始事猶混濁。未得便澄。惟戒其大非耳。既聊進。方克省其非也。至近善地。乃察細微過者也。譬之如泉。久淪濁。欲清之。先除其粗石耳。水已靜。方可視小石去之。水既澄。則其眇末土沙。沉居水底。悉可睹而汰之矣。此三者。皆掃除之役。屏棄諸惡耳。未及

爲善也。吾曾久作前功。進於此。則兼起行善之功。行善精美矣。行善者。於念於言於行。非惟審有妄否。猶察夫既有善否。未有善。則自悔自責。如犯誡焉。此時又以無善爲愆也。至善盛。乃可入聖人域也。吳子曰。信夫聖德。雖無惡。及其成道。尚在爲善。貴教作功。一在誠實。斯途。轍顯然。程效不虛矣。惜今之俗。淪染佛乘。云空。尙無。則論道者。一乘高玄。無翅飛天。乃人之所不能行矣。但論以論。不以行。故不顧虛實。子談道以行。卽所談者。悉可效於事也。然嘗聞志

仁無惡。無過失。乃近仁也。無過失。曷爲與聖人遠乎。余曰。茲者能無疵。誰乎。齋舍中人與物。一一蠲潔。而日埽。日除。垢何居。風中難免塵埃也。故在本世。德雖高。前功之筭。不得暫舍手也。縱設有人。了悉掃除。諸等醜咎。而於聖人之域。邇乎。農夫旣易田者。猛獸已驅。荆棘已拔。野草已燼。瓦礫已脫。地形已平。而無所種藝。是近土農乎哉。子有傭僕。以應家役。彼未嘗竊主財物。未損家械。不擊子。詈子。不博不酬。而日惟游閑坐卧。一切不爲。子以爲是僕善乎。不肖。

乎總總生靈皆農夫皆僕役為天主所傭以治此道之田。以寅亮上主工也。必欲收投而獻諸主庾。必欲行其投而充本職也。豈啻望不為非禮耶。今也全德之君子罕見。則非但無過。能寡過。即目為賢為聖焉。世衰故耳。吾天主大教論人罪惡。凡有二端。一因不善之有。一因善之乏。俱可悔也。俱可勉也。吳子曰。談愈微愈美矣。可知凡人無為於善。即有為於惡。兩者等乎。蓋凡善吾力所能行。無非吾分所當為矣。若此審己也。進道無疆矣。